

被秋老虎搅得烦躁不安的初秋，气恼得脚一蹬，炎热的伏夏终于低下头来。季节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畏缩着，任凭凉风捧上晨曦，忽悠月光。

早晚凉爽，消耗量小了。万千农作物按下怦怦心跳，眉头大展，摸着肚子里正在膨大的胎儿，舒出一口长气。哪个不想分娩一大群健康壮实的孩子，献给选种、耕耘和用汗水浇大它们的主人？哪个不想在金秋的舞台上，一展两代的雄姿？

“一场秋雨一场凉。”可真是怪了，经过暑夏的疯狂，老天似乎也疲惫不堪了。它关闭了声响，收敛了热情，无精打采地歇息着。云也懈怠了，雨也懒得飘。秋旱和虫病瞄着时机，又悄悄抬起了头。而恰恰此季，正是农作物灌浆圆粒、满英结籽，即将临盆的关键前期。

乡村的节令比高铁还要准时。鸟啼与黎明，为登程者早早开启了门。平静的田野上，纵横阡陌，蜿蜒着田家的命运，一地阳光在等候制作和燃烧。

我宠爱不惊的父老兄弟，不屑苦难地加冕。他们没有借路脱身的习惯，从不透支岁月的预期。手中清亮的净瓶，收拾灾害，就像一顿野餐般愉悦，往往田歌未央。

轻松除恶，又不忘深情祭祖。七月十五日，道教的中元节。包裹着怀念的袱钱，暮色在烟雾里明明灭灭。先人的名字、优秀传统和遗愿，火光一样在检测虔诚的后人。

与清明节不同的是，奋斗了半年多的人们，可以自豪地禀告先祖，又一个金秋，比期望的堆得更高更大更焕光彩；世代小康的愿景，已经操在了手中，像无涯的金风，铺展在生生不息的故土上了！

傍晚，一座淡蓝的烟桥，又架高了东村和西村的曼妙。

村头古樟下，清风徐徐。一把银白的老二胡，六个音符又使劲地在弦上狂跳。任凭顽童们的恶作剧，紧闭的双眼全然不见。不把一轮满月拉出来，挂到村东的楼房上，在“这群狗崽子”面前，怎样收得了场？

暖阳

焦夏中学早已不复见，周围一切也早已换新颜，可记忆依旧，风景依然。

焦夏中学大门前有一块草坪，紧挨着草坪的是一条三米来宽的马路。马路两侧有好多岔路，弯弯扭扭，扭到村庄，正对大门的一条岔路，弯弯扭扭，扭到小河。

小河二十来米宽，不知从哪里发源，也不知要流到哪里去。河岸外是庄稼地。夏天，稻禾挺直腰杆，穿上绿袍，游遍村庄，绿着，绿着，绿到远山；秋天，稻穗浸染金黄，弯着头颅，穿过村庄，黄着，黄着，黄到天边。秋冬季节，河水落下去了，河边便现出了一片沙洲，沙洲上铺了一层鹅卵石，黄的青的都有，圆的扁的狭的短的大的小的也都有。

澄清的河水，挟着蓝天，裹着暖阳，伴着和风，静静流淌，流淌着我们的欢乐。

“山茶那个花来呦山茶花，十呀个大姐采山茶，花篮那个歌在山坡上，唱呀个山歌转回家……”还记得沙洲上的女生的扇子舞《十大姐》吧！甜妹杨钰莹的《茶山情歌》，都没编舞卢丽珠老师唱的《十大姐》悦耳动听。

直面两难人生

最近，我听到身边年轻小伙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大城市装不下肉身，小城市容不下灵魂”，那作为21世纪正当扛把子的80、90后这些人该何去何从？

有的人选择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，过上了体制内的生活，有的人决定背水一战踏上北上广的征途……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，人生都会有遗憾。

我大学读的新闻专业，虽然大学不是顶好的学校，但是中南地区唯一的传媒类本科高校。毕业后，同学们很大一部分都带着自己当初的豪言壮志奔赴北上广，在腾讯、百度、凤凰网从事新媒体工作，而我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地回到了小县城，过上了养老般安逸的生活。

为什么说不管怎么选择都有缺憾呢？

很多次跟大学同学聊天说起各自当下的生活，最多的感受就是互相羡慕。

我羡慕他们在大城市上奋勇拼搏，哪怕头破血流，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勇士，羡慕他们有为自己梦想努力的毅力和勇气。大城市里生机勃勃的气息，到处充满挑战和机遇，我觉得这样才是年轻人生活该有的样子。



■胡景芳(通山)

太阳慵懒着，特温柔。暖洋洋的日子里，鹅卵石上铺了一层阳光，金灿灿的，空气里氤氲着和煦的味道。中午，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卢老师带领我们女生在鹅卵石上跳扇子舞。

卢老师和我们女生每人两把红扇子。卢老师跟我们讲解动作要领时，声音脆响，满脸温柔，眼睛眯成一线天，也有和煦的味道，我们便也快乐起来。卢老师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甩开，我们便也照样学着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甩开；卢老师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收拢，我们便也照样学着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收拢。卢老师“啪”这扇子，“啪”得眼花缭乱，四面生风。我们跟着“啪”，可我们根本就“啪”不开，更是“啪”不响，“啪”得七零八落，还在那嘻嘻哈哈，倒倒弯弯。卢老师立马收去了温柔，眼睛圆了些，举起红扇。于是，正身肃面，跟着使劲地甩开和收拢。“啪”呀“啪”的，“啪”得褪去衣衫，“啪”得阳光飞溅，“啪”得河水咕咚咚。成绩斐然，卢老师的眼睛又眯成了一线天。我们丢了怕，可以嘻哈一阵了。

之后，在暖阳轻洒的中午，我们又跟着卢老师双手拿扇子画圆圈。胸前画圆了，膝盖上画；膝盖画圆了，头顶上画；头顶画圆了，斜着画。画得阳光在打圈，画得河水在回旋……

元旦汇演，女生穿着绿绸衣，握着红扇子，在大路中学临时搭建的舞台上，我们女生舞蹈《十大姐》，红扇子在飞舞，绿绸衣在飘舞，舞出了靓丽的风景，舞出了沸腾的海洋。卢老师暖阳般温柔，眼睛都笑弯了，我们也跟着把眼睛笑弯了。

“十呀那个姐妹呦十枝花，唱呀个山歌转回家，大理那个茶花头一朵，谁呀爱劳动嫁给他……”清脆优美的旋律唤起记忆的画面在深处回放，画面里，有裹挟暖阳的小河，有欢乐的我们，还有河边沙洲上暖阳般的卢老师。

什么时候能再请卢老师担任总指挥，我们女生再共舞一次《十大姐》呢！

愿卢老师每天生活在暖阳下，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

■付婧烨(通城)

喜好做事。

我两打小都爱舞蹈，在我沉溺于题海时，表妹劳逸结合，一边学习一边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跳舞，在她把舞蹈从爱好发展成特长可以商演的时候，我却只能把它当成回忆，埋葬在心底。大学时，因为喜爱音乐，她从组乐队到转型成为乐队的经纪人，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，现在的她干了一行几乎令所有人羡慕的职业：资深全球旅行达人。

毕业后的这几年，我一直守在通城，忙着考试，挤进体制内，活得灰头灰脸；表妹却在全世界游走，这个月在美国潜水，下个月在澳大利亚看考拉，再下个月又在墨尔本沙滩……她的朋友圈是我的望远镜，每次看她在世界各地蹦跶，我就想发条消息过去：世界那么大，你替我好好看看。

人生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，而一旦做了选择，你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走成彩色，而不是灰白。虽然我没有周游过世界，却透过镜头捕捉了田间地头动人的瞬间，用笔记录了家乡的建设发展日新月异，用脚步丈量了通城的大好山河。

阳光在心底流淌

■程应峰(温泉)

年轻时，身体虽算不上多结实，却很少上医院，偶尔有小病小恙，说熬过就熬过了。当然，也有例外。

记得身为人师的时候，有一年过完春节，从家中返回学校，不知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，硬是一病连一病。咽喉不爽，全身上下不舒服，不知那个叫扁桃腺的东西是如何在作怪，总之感觉特别异样。偏偏又赶上开学的几天，身为班主任，有忙不完的繁琐事务，更让人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好在念大三的小弟尚可留在身边小住几天，里里外外，帮助干这干那，为我分担家中杂务，让我轻松了许多。

没料想几天后，小弟也身染病疾。上医院，医生说：“病得不轻，你是兄长，得好好照看啊！”请来医师，接连两天在家里给他打点滴。第三天，我问小弟：“感觉如何？”“好了！”小弟开心地说。那天，他吃得真香！没想到，儿子在晚上也发起烧来，顶着秋风抱着儿子去了门诊，风雨飘摇中，平添了些莫可名状的阴郁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，发觉喉咙益发异样，吞吐困难，疼痛莫名。我想，非得看医生去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买好早点喊小弟起床，小弟说：“不吃了！”我知道一定是有问题了，来到床前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烧得够呛。

在医院，医生对我说：“你该早些来，扁桃腺发炎红肿得厉害呢！再一感染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那天，小弟和我各自躺在一张病床上，床头架上各悬着两瓶无色透明液体，一滴一滴注入静脉。那样的时候，亲情的感觉悄然绽放着，一遍又一遍，于我们彼此的顾盼中，在血管无声流淌，在心空悄然弥漫。

扁桃腺发炎终究只是如此而已，上午打完针，下午我便走进了教室。在讲台上干咳几声后，我对自己也对同学们说，坚持下去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同学们说，坚持什么啊。我说，任何一个人，只要心底还坚守着一份阳光般的信念，就一定会看到前头还有一片艳阳天。他们笑了。笑过之后，我拿起粉笔，硬是哑着嗓子讲完了两节物理课。

终于，儿子病愈，小弟的病也有好转。这些日子，我觉得，一个人，在遭遇生活折腾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，保有良好的精神状态，具有阳光般的信念，让阳光在心底流淌。只有这样，生活的阳光才会冲开生命中的云翳，伴我们走过人生旅途上所有的艰难泥泞，最终走出落拓不堪，走出困顿苦难。

给爷爷奶奶的一封信

■姜子晟(通城)

亲爱的爷爷奶奶：

二老好！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初秋的风像夏日最后的辞信，第一捧边缘泛着棕黄的叶片落在砖地上时，半空中就已能嗅到秋日的莅临。听到秋的声音，是结束，亦是开始。

晨曦微红，那抹蔚蓝苍穹不知被谁挥上一抹绯红，好似酒浆，以醉人的姿态肆意流淌，空气发酵，到处都是悠长的醇香。

院子里有一个白兰树，树下有一对老两口。每年盛夏，白兰花总是悄无声息地开着，开在院子里，仿佛整个院子都是香。它的香不是阳光正好时鲜花的刺鼻，而是能让人感受到春的清香，香的自然，香的生机。老家很大，却容不下柚花，香溢出了庭院，溢出了老家。回首望去，坐于白兰树下，与你们聊天。奶奶坐在椅子上，满是皱纹的双手，手中拿着竹子编织的蒲扇；爷爷一手放在我的头上，轻轻地抚摸着我，在与邻居闲聊……

夏雨，闷热。我转着小绿伞，踩着一地的泥泞走老通城灯火通明的街区。万家灯火与湿沉沉的夜幕是截然两种颜色，仿佛隔出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我走进门，闻到土豆炖牛肉的香味，一口砂锅盛得满满的，在火上咕噜咕噜地颤着盖儿。奶奶用红围裙擦擦手关了灶台上的火；爷爷则在一旁准备餐具。

你们教会我很多东西，教我打鸡蛋，教我修剪台上的藤蔓，教我给丝瓜花传粉……看着我上蹿下跳，却只能看着天台上的青瓦叹气。他说他老了，腿不行了。懵懂之年，我捂着嘴笑；长大后，等发现你们手上的老茧和脸上的皱纹时，惋惜时间飞逝……

家，是什么？是土豆炖牛肉的香味；是院子里独自盛开的白兰花；是屋子里和蔼可亲的老两口。

院子里有一棵白兰树，树下有一对养树的老两口，之外还有我……